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大潮，到 2007 年 2 月 9 日已有超过 1835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可化名)

- * 电子邮件: news@epochtimes.com
- * 进入动态网连结大纪元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 美国退党电话: 1-416-361-9895; 1-888-892-8757
1-866-697-6570; 1-702-873-1734
1-604-288-1559; 1-514-342-1023
- * 传真: 1-702-248-0599; 1-201-625-6301
- * 暂无法上网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起到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退党。

40

目 录

白马垅罪恶集中营.....	3
人间地狱—白马垅女子劳教所酷刑图示.....	5
湖南白马垅劳教所残酷迫害大法学员纪实.....	8
二千五百名家属联名揭露白马垅劳教所暴行.....	28
白马垅罪恶集中营恶人榜.....	34
历史的审判已开始.....	36
萨达姆伏法 全球审江大联盟吁审判江泽民..	37
一则令人震撼的声明.....	38
《九评》掀起超千万退党大潮.....	40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40

突破网络封锁 了解真实世界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件，十分钟内即收到动态网当前网址，安全访问被封锁网站。注意：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 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2

曝光 白马垅 女子劳教所 黑幕



人生此时不一般，多听多看才不冤；
精心阅读细细看，真假智者自会辨。

1

退出共产党声明

我们×××派出所的全体共产党员在二零零七年元旦之际向全世界郑重声明：全部退出中国共产党，并与其划清界限！不再当共产党的走狗，不再为虎作伥。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善待法轮功，全力支持大法弟子的善举和正义行动！虽然我们的名字还在共产党员的登记表上，但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我们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已经腐败透顶，不可救药，早已死亡。我们对这样的腐败政党早已经失去信心，不愿意继续再为其充当炮灰，去欺压朴实善良的人民，我们坚决不做历史的罪人。中国共产党的气数已尽，不久便会被送上历史正义绞刑架，断头台！法轮大法好，共产党必亡！



×××派出所全体党员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 * * * *

过去我看到的声明，一般是个人、或几位好友、或一家人退党退团，今天看到的则一个单位并且是中共的执法机关，派出所全体党员同时退党，看来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道义良知正在苏醒。

39

白马垅罪恶集中营

湖南白马垅女子劳教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白峰区白马垄。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白马垅女子教养所卖力执行恶党江集团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劳教所恶警在残害善良中暴富，其残忍的迫害手段令世界震惊。

从零一年以来白马垅劳教所，连年被评为镇压法轮功的所谓的“先进文明单位”。原中共邪党党魁江泽民下拨款数千万给劳教所盖起了数栋楼房供恶警办公住宿，又像刺激动物一样规定：“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劳教所一万元，劳教所再从中拿出一千元奖励给迫害修炼者最厉害的恶警，对最狠的恶棍还另加奖励出国游玩。恶警们踏着法轮功学员的累累血痕加官进爵，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彻底冲毁了做人的底线。

六年多来，白马垅女子劳教所前后关押过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在邪恶所长黄用良、政委衣金娥、副所长赵桂保、纪委书记赵晋岳、管理科长方X、彭X、原七大队长丁彩兰的策划、指挥下在原七大队一、二、三中队队长袁立华、尹彬、郑霞、特警队长谭湘谦、恶警方芬、黄文敏等人的直接参与下，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精神和肉体

属和朋友，实质上整个国家乃至世界各国许许多多的善良人们都因这场镇压受到了江泽民和中共在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大面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在国际上曝光。将信仰迫害与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已将反人类罪行发挥到新的极致。

比肉体残害更可怕的是，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为维护一己私利，不惜用其劫持的国家权力，将整个中国社会拖入迫害善良之中，在让全民犯下“原罪”的同时，更用极度败坏的腐化物欲，断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道德。

随着退党浪潮的继续高涨，中共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审判江泽民的条件日益成熟。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将继续与国际正义力量合作，以最终实现本联盟的宗旨：“凝聚一切正义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泽民送上良心、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台！”随着萨达姆的伏法，江泽民必遭天谴，其接受法律正义审判的一天，已为时不远了。

一则令人震撼的声明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今天在网

上，看到一则消息：题目是《派出所全体党员：坚决不做历史的罪人》全文如下：

摧残，他们采用全封闭式强化洗脑、非法延长劳教期、体罚、吊铐、电棍电击、限制上厕所、长时间不让睡觉、关禁闭等方法，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迫害。棍棒锤，打耳光，扇嘴巴，拽着头发往墙上地上撞，打得皮开肉绽鼻青脸肿头部变形。用火烧，用电棍电得皮焦肉烂。手指甲插钢针，坐丁字椅、老虎凳，站四寸小板凳，昼夜吊铐成几十种姿势，一吊铐连续就是数十天。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夏天 40 度的烈日曝晒，冬天赤脚站在厕所的水泥地上。野蛮灌食，撬掉牙齿撕烂嘴，用吸管捅烂气管搞烂肺。私设密室，布满张牙舞爪的烂鬼恶怪来恐吓……真是罄竹难书。连胳膊上带个红袖章的劳教犯，也可以对法轮功修炼者拥有生杀大权。劳教所七大队队长、恶警郑霞在会议上对吸毒人员讲：“只要不留明伤，随你们怎样（迫害大法学员）。”自二零零一年以来，已知至少 12 名法轮功学员被白马垅劳教所迫害致死，他们是陈杏桃，胡正喜，郑小华，曹建珍，易振云，左淑纯，黄敬萍，陈偶香，蒋丽英、刘彩云，成玲辉，张运兰。年龄最小的 30 岁，最大的 67 岁：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至少 100 多人精神失常。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至今还在白马垅劳教所持续着。

二零零五年九月陆续有 1072 名法轮功修炼者家属联名写信致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精神卫生组织、各界人士及团体揭露白马垅黑幕，向国际社会

萨达姆伏法

全球审江大联盟吁审判江泽民

【明慧网】“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于一月一日发布新年公告，其文如下：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统治伊拉克长达二十四年的独裁暴君萨达姆被伊拉克法庭判决犯下反人类罪后，被处以绞刑。国际社会称，这是正义和法律的胜利，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此时此刻，必将与萨达姆一样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反人类罪犯江泽民，定然正在恐惧之中战栗。

伊法庭因萨达姆一九八二年镇压什叶派村落杜贾尔时下令屠杀一百四十八人，犯下反人类罪而判决萨达姆死刑。较之萨达姆，江泽民所犯下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灭绝对“真善忍”的信仰，江泽民发动了迄今已持续七年多的针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镇压手段之残酷，法轮功学员遭遇之惨烈，均闻所未闻。镇压中已被确认的迫害致死案例，已高达三千多例。直接受害者包括超过一亿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宣言中指出：“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历史的审判已开始



◆ 国际上有 35 位律师代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在 33 个国家和地区 54 次正式起诉江泽民或其主要帮凶。这被海外媒体称为二战后对纳粹党审判以来最大的人权诉讼。

36

腕、手臂上，因绷得太紧，手铐卡进手腕肉内，鲜血直流，感觉就像“五马分尸”。有时在床和脖子之间用一条凳子、床和腰之间用两条凳子卡住，有时还把脚放在一个盛满水的桶里。吊在高处就悬空，吊在低处双腿跪着。不分昼夜，通宵达旦地吊铐，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大小便尿在裤子里。如株洲的喻颖整整十天没合过眼昏死过两次；湘潭大法弟子常兰双手吊铐，双脚站在水桶里，8 昼夜不准闭眼，双脚腐烂；湖南农大教授何应欣连续被铐了四十多天。

摧残性灌食采用的手段很残酷，恶警带着服教人员，有的卡脖子，有的扯头发，将大法弟子打倒在地坐在大法弟子身上，七、八个人分别将大法弟子的头、手、脚按住；捏住鼻子，用夹煤的火钳将大法弟子的牙齿撬开，将长约 15 厘米，直径约 3 厘米，一头削尖的竹筒插入喉管，把稀饭、浓盐水倒入竹筒灌，有的恶警将竹筒插入很深，压住了大法弟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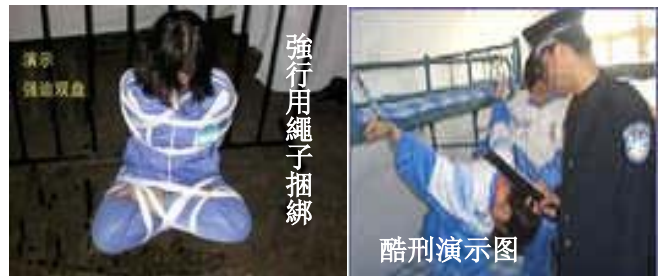


6

求救。呼吁全世界谴责、制止在中共邪党暴政下的白马垅女子劳教所的暴行，并责成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白马垅女子劳教所的恶警们泯灭良知。以下所曝光出来的只是其实实施迫害的冰山一角，但足以让世人看到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程度之深之广。天理昭昭、疏而不漏，她们的罪行早已曝光于世，所有罪犯都将受到天理及人间正义的审判。历史会记住，白马垅劳教所的罪恶将把它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白马垅，历史也会记住，一群在血雨腥风中傲然挺立的大法弟子那坚如磐石的对大法的坚定信念！

人间地狱—白马垅女子劳教所 酷刑图示



恶警逼大法弟子站在小凳上扣上手铐，三、四人把两臂拉直固定，拿掉小凳，整个人的重心落在

5

(4329237) 尹彬、唐立其、朱榕还、卢永泉、陈冬霞、郭元青、谢园、黄伟敏、彭金文、贺玉莲、袁佳、唐璐云、唐开丽、罗永红、袁春霞、李颖、史永青、袁佳、赵帅群、谭美平、唐璐云、龙利云、刘杰、刘志刚、贺玉莲、符军、龚超莲、陈敏、王利平、范印巧、黄伟明、黄志贤、李琛、祝晋梓、袁佳慧、张燕平、朱志刚、龚超莲、黄伟闽、黄文闵、朱蓉(荣)、孙谨、曹平钦、王清香、黄香、熊芳、谢翠娜、何云辉、蔡钦、祝晋梓、肖富娥、罗九九、谭利平、黄志诚、龙赛平、易红霞、邓花红、葛彩虹、林透迤、周兰兰、黄春梅、王艳、伏箐、付军、吸毒犯刘小玉，张丽华。

正告白马垅女子劳教所还在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

不要再助纣为虐，逆天意而行。许多官员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千万人退党的迅猛大潮表明中共解体已成定局。清醒吧，不要执迷不悟紧跟恶党犯罪，作它的陪葬品。“善恶有报”是天理。赶紧悬崖勒马，停止罪恶行为，将功补过。我们也重申，凡不悔改而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一个都逃不了，我们必将追查到底！誓将所有行凶者绳之以法。



35

当局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你们调查的内容提供有力的证据，尽最大的力量为你们的调查工作提供有利条件。

最后，我们呼吁国内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亲属，法轮功修炼者是广大民众公认的好人，我们的亲人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不要再等待，再沉默了。我们的亲人会在等待、沉默和懦弱中被中共肆无忌惮的虐杀，只有站出来彻底揭露恶党的暴行，才能抑制它，才能解体它，才能救我们的亲人，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白马垅罪恶集中营恶人榜

黄用良、赵晋岳、赵桂宝、卢永泉、丁彩兰、衣金娥、方X、彭X、丁彩兰、袁立华、尹彬、郑霞、谭湘谦、方芬、黄文敏、朱蓉、黄文闵、方芳、孙谨、熊艳香、陈伟、尹彬、谭XX，警号(4329197)、卢XX、龙丽云、茅XX、欧阳秀、袁佳惠、李帆、赵XX 警号(4329019)、潘XX 警号

34

节，当场昏死过去。肖顺秀被干警贺玉莲、袁佳、唐璐云伙同罪犯用高压电棒击打，按盘腿姿势强行用绳子捆绑五、六个小时。大法弟子夏婷，劳教所对她注射了大量“冬眠一号”，致使记忆力丧失，全身失去平衡，走路不稳；永州大法弟子刘彩云，34岁，恶警强行对她注射麻醉药物多次，致使腿脚不能移动，生活长期不能自理，被恶人打破了额头，鲜血直流，生命垂危。恶警们慌忙通知家人接其所，死在路上。

湖南白马垅劳教所残酷迫害大法学员纪实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叫刘菊花，湖北黄冈人，今年五十九岁。原黄州赤壁教育组教研室主任，中学高级教师。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长沙左家塘派出所在没有任何证据，材料及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把我绑架到白马垅劳教所，用他们的话说是“封闭执行”。这里我真实的叙述在白马垅劳教所所发生的迫害，以便于有关国际人权和相关组织调查、核实。

一、邪恶的洗脑

恶警知道我曾经两次被关押在湖北沙洋劳教所但我没有转化，所以这里的恶警说对我“要下大功夫”。首先把我送进了七三队，也叫“严管队”。

喉咙无法吞咽，或稀饭倒得太快来不及吞咽，致使被灌的大法弟子经常窒息；长沙大法弟子左淑纯就这样被灌食窒息而死。许多大法弟子的牙齿被撬松、撬掉，有的被灌得口腔、鼻子鲜血直流。

白马垅管教先用红花油和风油精撒在大法弟子身体的敏感部位，或强制大法学员坐在水盆里然后用高压棒猛击。有的被击得全身抽筋，昏迷不醒，有的被击得引起多种并发症。



电棍电

大法弟子曹建珍，2001年大年初一，被特警用电棒电得晕死多次，恶警踢她的腰部，致使她三根肋骨断裂、生命垂危。恶警

才通知家人接其所，不到一个月曹建珍便去世。

白马垅恶警还指使吸毒人员毒打大法学员，用晒衣棍、扫把、小板凳打，穿着皮鞋踢、踩，打耳光，扯头发，抓住头发撞墙，用臭袜子、短裤、抹布堵嘴等等。岳阳平江大法弟子陈偶香，2002年10月下旬仅6天内就被暴徒们折磨致死！大法弟子徐少安被干警彭金文唆使罪犯拿生产用的针扎她的十指，从指甲盖下插入至关



酷刑演示图 钢针扎

化”，又被推到刑房，用钢针扎手脚，瞬间鲜血淋漓，用毛巾堵住嘴巴，大打出手，让五个人抓着蒋德英的手强行在早就写好的“转化书”上签字。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时时都在白马垅劳教所发生，行文至此，又传来岳阳市大法弟子傅维佳腿被打断，邵阳市大法弟子郭明清手指被折断等消息……白马垅劳教所的血债累累，我们的笔墨已无法揭露其罪恶的万分之一，象白马垅劳教所这样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在中国大陆还有数不胜数。象白马垅劳教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仅仅是中共暴行的冰山一角。又如今年年初曝光的“中共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并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等等，更暴露出中共比豺狼更凶狠的邪恶本性，正如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所说：“这是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

七年多来，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残酷迫害，使我们更清醒的认识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亲眼见证了中共流氓集团不遗余力迫害大法弟子的血腥残忍，我们大法弟子亲属及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再对中共这个恶党报任何幻想了！不再因恶党的高压而逆来顺受了！不再因告状无门而心灰意冷了！我们要和国内外的法轮功修炼者、全世界的正义之士站在一起，彻底揭露中共邪党的“反人类”的罪行。我们企盼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即刻到大陆来查清恶党的种种暴行，敦促

逃生。2006年元月李甲菊再次被绑架到白马垅劳教所，被恶警灌尿尿，嘴里堵卫生巾、臭抹布，不准睡，罚站、罚蹲，不准上厕所，寒冷的冬天往身上泼冷水，昏死苏醒后，再毒打，嘴用透明胶带封住，不准哼，不准喊。目前甲菊被折磨得危在旦夕，劳教所拒绝放人。

郑小华，35岁，湖南永州人。白马垅劳教所不许睡觉、面壁罚站、坐小板凳、任意拳脚相加，用板凳或棍子殴打头部、膝盖、大腿等敏感部位，用木棍或几把牙刷捆在一起戳阴道。郑小华被迫害得全身浮肿仍不屈服，恶警就在饭内下了不明药物，导致郑小华神志不清，全身瘫痪，生命垂危，劳教所通知家属接人。家属送到医院，医院见状拒收，郑小华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含冤去世。

蒋德英，54岁，湖南师大教师。二零零六年元月被邪恶绑架判劳教一年，关押在株洲白马垅劳教所。恶警史永清就凶神恶煞的将她推进攻坚房，让她听隔壁传来的被毒打的大法弟子的阵阵惨叫声，恶警还故意问：听到没有？然后开始拳打脚踢，在地上画个圈为“牢中牢”罚站、罚蹲，歇斯底里的毒打。不准睡、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打得呕吐了还要吞进去。被折磨得全身浮肿，脸肿得象脸盆大，牙齿被打歪了，鼻子口腔流血不止。恶警还不罢休，竟然卑鄙下流的脱去了蒋德英的内衣，在她身上写诬蔑大法和师父的话。蒋德英还不肯“转

32

为何跳着走，我说有沟，同时看见房间里有厕所，想在房里解手，嘴里流涎水，腰弯成九十度，自己还没感觉，夹控叫我把腰伸直，我说这不是直的吗？（当时夹控的记录本有记载，我的控告信中也有）。在这种情况下仍不让睡觉，只要稍闭一下眼睛，夹控就把清凉油抹到眼睛上，同时还狠狠的打我一拳。那时我的腿被打青了。我身体承受到极限了，我多次跟恶警提出要睡觉，指出她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她们却说：“人当然要睡觉，是你自己不睡，要睡就写嘛，写三书呀，写了不就可以睡了。”我说：“吃饭睡觉是天赋人权，没有附加条件。”她们却说：“这是什么地方。”从八月四日到八月二十日，除十七日睡了几个小时外，其余有十六天没让闭一下眼。八月二十一日之后，每天坐到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甚至通宵，因值班恶警而异。

有一天，四个包夹（张艳华，万怡，刘三娜，刘凤清）一齐上，把我两个手绑着，在我身上贴满了谤师谤法的白纸条，还在我的脸上，手上写满了字，我喊“救命啦，救命啦”想引起警察注意这邪恶的迫害，她们就用擦地的布把我的嘴塞住，照样乱写乱画。不一会恶警欧阳队长和另一个干警来了，她们瞅了一眼就走了。我很难过，竟然在劳教所搞起巫术来了也没人管，还口口声声讲什么“科学”。

10

我去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大法学员，其余都是夹控。



进到这个黑窝里对大法学员的“见面礼”，当然就是邪恶

的“洗脑”。白天我被一群犹大包围着，劝说、恐吓、辱骂交织在一起，同时还有恶警的威胁，包夹的体罚，谩骂，限制上厕所和洗漱等。晚上不准睡觉，逼着看谤师谤法的录象。两个包夹死盯着我的眼睛，稍一闭眼就重重的一拳打过来了，包夹张艳华打了还要无赖，说：“谁打你，谁做证？”他们有时逼我站一通宵，有时逼我不停的走动。

十多天后，我的精神开始出现恍惚，看白墙好象一条大路，她们要我起来走动时，我经常一头撞到墙上，又反弹回来倒在地上，整晚就是那样撞来撞去的，头上撞起了好大的包，夹控万怡她们都看到了，并且也告诉了孙谨（中队长）。后来我身体出现了幻听幻视现象，口里总是自言自语，夹控吼我时，我一下就明白了，过一会又乱说。我看见地上到处是沟，在地上走路一跳一跳的，夹控问我

9

刘宇伟，37岁，湖南益阳市冻肉厂出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在二零零一年被绑架到白马垅劳教所，关禁闭、穿约束衣、电棍电受尽了折磨，加教一年，二零零二年底释放。二零零五年6月因发真相资料，又遭恶警绑架判劳教一年半，被再次关押到白马垅劳教所。恶警长时间不准刘宇伟睡觉，只能站，多次被酷刑迫害得昏死过去。一次六个恶徒在场，扒光刘宇伟的衣服，用顶衣架的衣叉子捅进她的阴道，几个钟头叉子卡在里面扯不出来，刘宇伟痛不欲生，致使刘宇伟很长时间都不便行走。还有一次，八天不准刘宇伟上厕所，导致体内有液体突然直接从肚脐眼喷出，恶人从未见此状，吓得惊惶失措。

徐少安，57岁，湖南湘潭人。恶警范应巧、彭金文组织四个吸毒人员对她进行迫害，拿生产用的针扎她的十指，从指甲盖下插入至关节，当场昏死过去。醒来后恶人继续逼她写不修炼的保证，吸毒人员叫嚣：“只有打你，打得越重，我们才能被减刑”。徐少安的脸被打得变了形，恶警王焕新还指使恶人强迫她在寒风刺骨的厕所里罚站几夜，徐少安仍不肯写保证，恶人再出阴招，在徐少安的饭内下了不明药物，致使徐少安突然精神失常。如今徐少安已被家人接回，但已被白马垅摧残成疯人了。

李甲菊，50多岁，湖南省永兴县黄泥乡人。因修炼法轮功，曾在白马垅劳教所关押迫害，死里

31

期铐在铁床上，注射不明药物后，四肢麻木失去了知觉，二零零二年底生命垂危被家人接回。二零零六年元月再次被绑架到白马垅劳教所，她的家属参加了上书国际社会联名签字，恶警对她恨之入骨。他们不顾文惠英血压高达 200，接连 20 多天不让睡觉，用铁衣架打头部，衣架打坏了，满脑袋全起了包。文惠英不屈服，恶警给文惠英穿约束衣，将双手反铐，双脚并拢绑紧，寒冷的冬天赤脚站在有水的瓷砖上，由于 20 多天没有睡觉，文惠英站立不稳，连连摔跤，摔得满脸是血，脸肿得睁不开眼睛。在这样的情况下，恶人还强迫文惠英下蹲，用大号的缝纫针在身体上乱扎，随时拳脚相加，小板凳、扫把都打断了，手、脚、腿被皮鞋踩得肿起很大，痛苦得无法进食。恶警强行灌食，故意将筷子、牙刷插破喉管，牙齿被打掉三颗，不准上厕所，满身的水、稀饭、血和屎尿混在一起，惨不忍睹。

舒碧兰，61 岁，长沙市电信局财务科长。二零零一年被绑架到白马垅劳教所判劳教一年，多次被电棍或用极限电针电得鲜血淋漓。二零零二年底释放回家，又被多次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二零零五年再次被判劳教三年关押到白马垅劳教。恶警黄文闵为首，长时间戴手铐不让睡觉，不准洗漱，不准坐，只能站，牙齿被打掉数颗，被强行注射了大量不明药物后，舒碧兰脖子上长一个大肿瘤，医院诊断脑癌晚期，尚未断气时家人接回。

30

包夹不停的打骂杨菊生，她闭了一下眼，一个包夹照她的眼睛打了一百多下，她曾经向白马垅法庭起诉过，但石沉大海。

刘丹（劳教所叫刘牡红）：绝食了很长时间，九月份“攻坚”时，人瘦的已是皮包骨头，包夹都不敢看她。尽管这样并没有放过她，仍把她搞去“攻坚”迫害，把她吊铐了半月以上（脚落地，手吊着），不准上厕所，无奈大小便拉在裤子里。她经常出现昏迷状态，一次她问包夹：“我是为什么没吃饭呀？”包夹告诉她“是不让你上厕所，所以没吃饭”，她连连点头说：“啊，啊！”之后又处于昏迷状态。最后日日夜夜咳嗽，呼吸十分困难，身体极度虚弱，据检查说肺有严重问题，胸腔积水。恶警怕她死在这里，拖去医院治疗。她半年多未来例假。

李梅：把她拖去强行打针，针打下去，七孔流血，全身发抖，站也站不住，后来她看见给她擦药的棉签发得好大好大，不知给她用的什么药。

杨贵仙：她是“攻坚”之后来的。喊“法轮大法好”时，恶警指使王芳等夹控把她“往死里打”，她的脸上，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还经常给她穿“约束衣”，罚站。有一天邪恶的包夹竟然把厕所里脏卫生巾塞在她嘴里，最邪恶的夹控易红霞把拖厕所大便的脏布条塞在她嘴里。

我接触到的大法学员的情况是很有限的，还有很多邪恶的迫害是我不知道的。

12

恶警强迫我看些他们称的佛教录像，向我强行灌输那些东西，我向孙谨提出抗议，“你为什么逼我看佛教的东西？我不信佛教，信仰是自由的。”她说：“这里由不得你，你说不看就不看，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身份，要搞清楚。”她仍然指使夹控一连放了十多遍方才罢休。

九月份，劳教所邪恶的“攻坚战”（即暴力“洗脑”）开始了，由七十个恶警，上百名夹控组成五个“攻坚”小组，对二十九位没有转化的大法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

我所知道的只是此次暴力洗脑中大法学员受迫害的一些片断。

李平：被拖到七三队办公室时听到不停的呼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阵子后就听不到声音了。一个夹控对我说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吃那个亏，说李平先用电棍电，后打了一针就倒下，几小时都没醒过来，惨不忍睹。

杨菊生：由恶警袁佳负责“攻坚”。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太太，被强迫蹲六天六夜，脱肛，肠子掉出五寸多长（当时由赵所长的爱人卢医生诊断过），还要她蹲着，最后大小便没有，全身发肿，人只剩下一口气，方才不蹲。后来一只腿失去知觉，走路一瘸一瘸的。经过一年多在大法中调整方才痊愈。在残酷的军蹲期间，恶警袁佳说她蹲的不好，用脚重重的踢她，还说死了连狗都不如。袁佳指使

11

法轮功修炼者，如：各种野蛮酷刑；长期对修炼者行难以启齿的性虐待；强行对法轮功修炼者注射不明药物，或放入饭内和喝的水里，这些药物有的一注入就使人窒息，有的造成神经错乱，有的造成残废，有的留下永久的后遗症……为了解救我们的亲人，为了制止这种灭绝中华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再将近期发生的部份暴行事例曝光全世界。



SOS

刘丹，28 岁，湖南岳阳市洛王园艺场人。踩着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泪，不到三年的时间从普通警员爬上劳教所副所长的丁彩兰狰狞地说：刘丹的父母参加了向国际社会的联名上书，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尽一切手段使刘丹“转化”，再由她向国际社会做工作。在丁某及恶警头子的唆使下，刘丹一次次被关进了“攻坚房”，被电棍电、乱棍打、钢针扎，常年口吐鲜血，遍体鳞伤。刘丹仍不肯放弃信仰，二零零六年十月中旬，白马垅劳教所再出毒招，伙同长沙新开设劳教所的恶警将刘丹的丈夫周永兵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针，致使周永兵精神失常，妄图迫使生命危在旦夕的刘丹“转化”。

文惠英，53 岁，湖南桃源县船泊公司财务负责人。二零零一年被绑架到白马垅劳教所，因坚持不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被长

29

弄的不成样子了。

二千五百名家属联名 揭露白马垅劳教所暴行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九日】我们是被非法关押在中国湖南省株洲市白马垅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家人，我们曾两次突破重重困难联名上书国际社会，揭露了我们的亲人因修炼法轮功在白马垅劳教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劳教所曾受到了国内外各界正义之声的严厉谴责，但是恶警非但没有收敛邪恶暴行，反而极尽凶残暴虐，迫害手段更加阴毒、狡诈。如为掩盖迫害罪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组织了几个邪悟者，蒙蔽了这些人的家属，来为他们唱赞歌，并颠倒黑白胡编乱造得为暴徒门脸上贴金，而且还当场拍成电视，企图再愚弄毒害世人。目前恶警大小头目全部退到幕后，由少数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恶警以减教等为诱饵唆使犯人往死里毒打我们的亲人，手段极其残忍。

白马垅女子劳教所的管教95%以上都是女的，在中共的怂恿、纵容、鼓励下，她们变态到不知自己还是个女人，采用极端卑鄙下流的手段恶毒迫害



28

什么也就一清二楚了。

夹控张明开始骂我了，并寻找机会动手。恶警搞车轮战，一会这个训话，一会那个恐吓，威胁。日夜罚站，后来罚我站小板凳，凳面不到一尺长，半尺宽。人本来就没睡觉，头昏昏站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的，一上去就摔下来，摔下来又拖上去站，晚上还要站在小板凳上看电视。就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的摔。我向龚超莲提出抗议：“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你凭什么要我站小板凳，我不能站。”她却邪恶的说：“你要站小板凳想问题，不然你根本不想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他们变换了“招术”，不再让我那么站了。她说五个小组已经拆了四个，就剩下这一个，他们要准备过中共的国殇日。他们先将“必须转化”四个邪字贴在墙上，强迫我念。我不念。然后要我把脚跟提起来，把筷子折成三段，用其中一段撑在后根上，筷子滑了就打，最后他们觉的这样折磨太慢了，干脆什么花招也不搞就往死里打。他们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又用厚鞋底在我的腿上，身上到处乱抽打，他们使尽力气的猛打，我大声的呼喊“打人啦！”，“打人啦！”恶警坐在门外有说有笑，根本不理。我知道他们总是逼着夹控下手，平时夹控没打没骂时他们就推开门对夹控说一声：“严格要求。”夹控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打得我遍体鳞伤。

14

邪恶之徒当然也不会放过我。九月二十一日开始对我进行“攻坚”迫害，由教育科副科长龚超莲负责。她找我谈话：“听说你在湖北两次劳教都没转化？”我说：“是”，她说：“这次来湖南转化。”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她说：“不急，慢慢来，我们有的是办法。”

一到对面二楼，推开门，房间里阴森森的，没有一张床，只有两个夹控坐在那里，房间里什么也没有，我知道这是用刑的地方。开始有点胆寒，我不停的背法，发正念，心态慢慢稳下来。一去就罚站，我不站，她们就强迫我站，之后特警刘队长过来训话：“你还没动笔？”我说：“写什么？”他说：“写三书呀！”我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会写的，我们会有办法叫你写的。”我说：“现在不要依法执政，公正执政，文明执证，尊重和保障人权吗？”他说：“你看，你看，你头脑中尽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认识完全没上来。”他向夹控示意，“对她要好好搞，好好搞。”这个邪恶的刘队长把宪法规定的东西视为“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他要搞



13

一个私人诊所开了一张假诊断书，又送来了，白马垅劳教收了。当时邪恶的决定书上大概判的是一年半，送人的恶警又去从新打印了一张决定书，加了一年，说什么原来弄错了。对她的问题一再做假迫害她，她向白马垅提出申诉，要求解决她的问题，但没有回音。大概是六、七月份她绝食抗议了很长时间，把她弄到七三队。有一天有几个夹控围上来企图抓住她的手，强迫她写“三书”，喻颖祝见此情况立即把茶杯一摔，想以死相拼，他们见此情况后方才暂时罢休。她身体状况很不好，经常闭气，没力，心脏跳动很快。

朱桂林：为做早操不站起来而遭打骂，为此她绝食抗议七十多天，现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有一段时间她早上睡不着，提前起床在凳子上坐一下，邪恶的夹控袁丽等五、六个围上来打她，后来又调到另外一个房间，经常看她被罚站。她没有钱买生活用品，同修互相之间帮助一下，也常常受到刁难。

龚德修：心脏出现了很不好的状态，她要求炼功调整身体，不但不让她炼，还经常看到夹控用绳子把她捆绑在地上。

原七一队三十多个大法学员，被一批一批都弄到转化队残酷迫害去了，强迫她们做生产，强迫写“三书”。九月份就剩下五个，刘丹情况我在纪实中已经介绍了，据说十月份刘丹又在遭迫害。是不让接见的，那一定是在迫害当中，而且身体已经

27

一群流氓就这么干着，他们把人的眼睛，嘴巴，耳朵，四肢，思想等等，统统用所谓的所规队纪进行邪恶的规定，把人的一切合法权利甚至于生理机能都控制起来，违背了他们那一点，就这么骂着、打着，就这么折磨着，企图把人的精神整垮，正念整没了。

回家之前我给大队和教育科写了封信，说了我对这个恶党和政府的看法，我说：“劳教所把我打骂醒了，使我清醒的看到这个党疯了，这个政府疯了，它疯狂的迫害黎民百姓，它已经完蛋了。我为我当初被骗入这个流氓团伙感到羞耻。你们现在这么维护着它，也许有一天它会对待我们一样对待你们，那时你们就会明白了，因为它就习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见到我的信后，郑霞发好大脾气，大声吼叫着说，这次一定要处分你，我看你疯了，你越搞越不象话，不转化，不学习，不劳动，不戴牌子，什么都不搞，干部对你那么好，你从来不说干部好，总是说我们这不是那不是，我一定要处分你。”我说：“我是在跟你们讲真话，我真心的为你们好”，后来也没处分我。

* * * * *

九月份我走了之后七一队只剩下五个人：喻颖祝、刘丹（刘牡红）、朱桂林、李甲菊、龚德秀。

喻颖祝：在进劳教所之前就绝食过一个多月，送劳教所体检时，身体状况很不好，白马垅医务室检查不合格，要退回去，可送人单位把喻颖祝弄到

26

不一会，唿一下来了七、八个夹控把我围住了，要我取出衣领里的东西，我说：“没什么”。他们要上来搜，我对他们说：“你们闪开一下，让我想想。”他们说：“别耍花招！”就退开了。我在他们闪开的那一瞬间，我把经文塞进了嘴里吞下去了。陈雪妹气急败坏抓住我的头发，又打又骂，咬牙切齿的骂，旁边一群也都骂起来了，并急速的报告干部，象天塌下来了似的。

要说“学习”，大法学员只学大法。他们明知道这一点，可每天却强迫我们去上什么课，学什么“心理健康”、“抗战”之类的东西，一听就烦，坐不下去。我们跟孙谨提出：“我们不想听这些东西，不想上课”，她说：“你们想听什么？”，我们说：“想听大法”。她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明白吗？”我们说：“明白，祖国的大地，大法学员”。之后，通知我们去上课，我们坚决不去。于是又开始采取暴力。我和刘丹抓着床杆，几个夹控围上使劲的拖。拖到外面恶警王碧贤指着我们骂：“给脸不要脸，连条狗都不如”之类的脏话。孙谨上班后也大发雷霆，我们不管他们怎么骂，就是不去，之后也就没有继续。

调七一队后，它们也组织过这样的“学习”，我也同样一方面向赵帅群（中队长）反映我不接受这种思想灌输，我只学大法，其它的东西我都不需要，另一方面不参加所谓“学习”，即是拖去了我也不

二十七日，强迫在这次坚攻中写了“三书”的学员到所里去“现身说法”，即念那个罪恶的东西。上午胡××（恶警），找我四、五次谈话，龚超莲也两次找我谈话，要我去念那个东西，我说我去，我会说我要说的话。龚说你如影响一大片我要处分你，加你的期，我说：“不管这些，我会说我要说的话。”她说：“那你去听一下，不说好吧？”我说：“那是不可能的。”龚说：“那好吧，她们都回去了，你继续留下来‘攻坚’。我也不过节了，就陪你搞。”说着就走了。

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把我送到严管队去了，该“攻坚”小组拆了。

二、精神与信仰迫害

劳教所不允许大法学员手中有师父的经文，他们规定如夹控发现并收缴经文可获减期三天；大法学员收藏经文加期半月或二十天甚至更长。每月一次的所谓“安全检查”，实则是搜缴大法学员的经文。一次孙谨搜查我的房间时，我和刘丹提出抗议，之后两个同修也提出不许搜，我们不接受这种信仰迫害，可她根本不理。孙谨搜刘丹的身时，刘丹护着自己的身体，并说：“我不接受这种迫害”。一下几个夹控围上来把刘丹按在地上搜她的身，刘丹在地上滚了好一阵子。

一天晚饭后，我们房间集体上厕所回来，夹控陈雪妹看见我往衣领里塞东西，她死盯着不放，

15

为什么一个接一个的转化了大法学员，你们为什么转不了？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转就行，干部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不管过程，只要结果，你们做不好就要扣你们的值班奖。

贺玉莲也经常要夹控在几天之内把某某大法学员“搞定”，不管通过什么手段都行。他们都在向夹控要转化的结果，多么可怕的执法机关，真是邪恶至极呀。

陈蔓莉说：“我与你一无仇二无冤，干部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也只是不想叫干部扣值班奖”。这话我在控告信中写过，也当面问过她们都没否认。

此外还有用记录本对大法学员进行的迫害。本子上每天记录着大法学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把人的精神搞得紧张张的。我这里说的每一种迫害一笔而过，在实际生活却是极其残忍的。

例如：就拿不准闭眼这种迫害来说吧，不在其中很难想象它的邪恶，如当你一闭眼时夹控单独打或骂、集体围攻打和骂，接力似的打骂，白天打骂，晚上打骂，或往你眼里涂清凉油，恶警恐吓威胁，骂到最后我们有的同修最后一提到闭眼睛就真的好象做了亏心事似的，连忙解释“我没闭眼睛，我没闭眼睛”，是非、正邪被它们骂没了。人睁眼闭眼是天赋人权，古往今来没有哪个说闭眼睛也犯法，而这个黑窝里的



在旁边盯着，看你写了些什么。

控告信据我知道都未发出去，我给国务院、全国人大、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劳教所所长及整改办写了几十封控告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给所长的一封信，后来赵所长来了，我当面问他，他说没收到。我寄给省公安厅的信，同时把底稿寄给我家人，他们也没收到，其余的家信都收到了。有夹控告诉我，说我的控告信没发出。

十、逼夹控打骂大法学员

一天易红霞边骂我边说：“干部把你交给我，我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问她：“你是来劳教的还是来执法的？”开始她回答说是来执法的，我说：“哪个干部承认的？”后来大概警察告诉她叫她不那么说，她就改口了。她十分嚣张，狂妄，不知下毒手打骂了多少大法学员，是史永青手中最恶毒的一根棍子。

罗永红，李颖原来与我一房间时不怎么打人，后来我到七三队时，发现她们竟成了打人的凶手，我问她们：你们为什么会变的这样？她们说，史永青总是把她们弄到办公室去，训斥她们，说易红霞



毒打

24

梅、吴小明站了八天八夜，仍没答应。后来李梅（五十多岁）身体极度虚弱，脖子上长出了一个瘤子，疼痛难忍，他们方才罢休。李梅没有罚站前与我们同一个房间，她有说有笑，嗓音特别大，能吃能睡。经过八天八夜的迫害后，听着夹控每天拖着她出去打针时，那低沉的声音，痛苦的呻吟，我知道已经是判若两人了，我心里很难过，我向省司法厅监察室主任陈学文写控告信，控告他们对李梅吴小明的迫害。我质问他们：“已经死了七个大法学员，你们还要死多少，像这样对待李梅她还能支撑多久？后来李梅瘤子越来越大，带外面检查，说是癌症晚期，才放了。

大概是同年的五月，他们把刘丹调到七一队，关进了小号，强迫她做生产，刘丹坚决不答应，于是日夜折磨她，抽调一些心狠手毒的夹控，到小号对付刘丹。据说刘丹在小号被非法关五个月了，受尽了折磨，她仍没做生产。

大概是零六年三月左右，他们对七一队三十多位大法学员再次发起奴役生产迫害，同时夹杂着暴力洗脑。他们将大法学员分类，一批一批的调到七二队（“转化队”），首先要大法学员答应做生产，不答应就“蹲小号”，答应了做生产之后又接着暴力洗脑。那时候每天可以听到大法学员的惨叫声。刘宇伟不做生产不“转化”，六个恶警在场，扒光衣服，用衣叉子捅阴道，几个小时叉子卡在里

18

听不看，后来也未继续。

三、强迫劳动迫害

九月份的所谓“攻坚”结束后，孙谨、袁丽华（大队长）、龚超莲及其它恶警多次找我谈话，要我干活。她们说这里的每一个劳教学员必须做生产，没有特殊的。我说：“我不是劳教学员，我不做”。她们说：“不做要加期”。开始，我没作声，后来想了想，我本来就是无罪的，把我绑架来迫害，他们不赔我损失（精神的和肉体的），还说什么不做生产要加期，这道理何在？所以后来我就不再沉默了。我说，我要控告你们。刘丹也不接受生产，房间四个人都不接受，其他房间也有同修不做。

大概是十一月份的月份表下来了（记载考勤的），我们不看，他们要夹控送给我们看，并要我们签字。我看了一下，上面写着旷工二十三天，即加期二十三天，我想了想写什么呢？我写要控告他们，将来要去新闻媒体曝光他们，不论时日长短，要他们负历史责任。刘丹签的大概是要他们无条件释放，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之后又有一个月加期二十一天，还有加期十七天的，几个月之后，我就再没加期，年轻的大法学员还在加着。

零五年三月份左右夹控放出话来说，你们每个人必须要搞生产，不搞的没有好日子过。没过几天，他们把李梅、吴小明调到四号房，逼李梅、吴小明答应做生产，李梅、吴小明坚决不答应，于是罚李

17

说什么脚分开，又站着太直，像炼功的，要我歪站着，脚并拢等等。

限制大法学员的视线，在房间里不准看门外，窗外，走在路上只准低头看地下，不准抬头看前、后、左、右，否则训斥谩骂。一天去商店，正好七一队也在商店买东西，我看我女儿在那里，我远远的看了她一眼，恶警王碧贤马上叫夹控把我围住，要我向后转，挡住我的视线，不准我看女儿。

八、非法超期关押迫害

喻颖祝第一次非法劳教到期，本应回家过年，通知厂里接人。厂里邪恶的坏人说：“你们放她回来，如果又上北京的话影响厂里的奖金，你们还是把她关到年后再放。”仅凭这一句话，没有任何手续，白马垅劳教所又把喻颖祝多关了近一个月。

周爱华本应该要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回家，通知当地接人时，当地迫害大法学员的坏人说什么“教期少写了半年”，要他们再关半年，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仅凭一个电话又多关周爱华半年。

杨菊生，本应该零六年三月三日释放，后来说什么没有人来接，拖至三月九日才放她。杨菊生第一次也是同样的理由推迟一周释放。在这里释放的大法学员绝大部份都要延期，按期走的极少极少。

九、扣压控告信

大法学员要写控告信也十分困难，要反复给恶警打报告，经批准才发给你纸和笔，还要夹控坐

23

什么了。

有一天史永青值班，她看见我坐在床上，她要夹控把我拖下来，王芳（最邪恶的夹控）把我从床上拖下来，还没等我站稳，用力推我一掌，我当的一声倒在地上，如果我不是修道人当时就完了，我倒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我坐在地上大声呼喊：

“王芳打人啦，王芳打人啦！”，王芳又把我的脖子卡的死死的，用擦地布塞住我的嘴，过一会史永青来了，骂我发神经，丝毫不阻止王芳行恶，其实就是她指使的。

七、不准闭眼、动嘴，规定坐姿、站姿

劳教所规定大法学员不准闭眼，不准动嘴巴，说你闭眼在炼功，动嘴在背法，同时大法学员的腿在床上只能伸着，而不能弯曲，我要他们拿出法律依据来，他们拿不出来。那我当然也不会理它那一套，我经常闭眼睛，任它们怎么吼，怎么骂，我都不睁开，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合法权利。

他们也不要大法学员端正的坐好，说你在炼功，要你歪坐着，为了证明是没炼功，还要摇晃着，真是可笑。六十七岁杨三春，她每天习惯的端正的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直，眼睛微闭，一坐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这时夹控和恶警就受不了，总要来训斥，谩骂，不要她挺直腰，要她歪坐，要她摇动。夹控陈蔓莉骂得最多。站着也是，两脚自然站立，他们也是受不了，陈蔓莉经常踢我的脚，

22

上午我要上厕所，夹控堵着门，我只好大声呼喊：“我要上厕所！我要上厕所！”几个夹控围上来，王芳卡住我的脖子，不让我发出声音，她卡的死死的，后来她们看我要背过气去了，才要她松了手。由于我不停的呼喊，全队的同修都关心着这件事情，纷纷谴责王芳等对我的迫害。曾丽萍坚决不肯戴，有四天没吃没喝，也不让她上厕所，也没让洗漱，后来人完全不行了，不停的咳嗽，人像要倒似的，还不让上厕所，又把她拖着抬着去打吊针，打吊针期间让她上厕所，三天吊针打完了，又不让上厕所，又折磨了一周，直到人看上去好象要出问题了，他们也有点害怕，怕她倒在这里，就把她放了。其实她已经被非法超期关押了好几个月。

后来我扔牌子，他们把我弄到柴房去罚站。有一次我站晕倒了，夹控陈小燕大声喊恶警，赵帅群（中队长）一看，叫她们把我弄到医务室去检查，当时心里很难受，一路上吐着，拖着，恶毒的夹控刘子英骂我装假。医生叫我休息，不要再站，可过了一阵平静下来后，赵帅群还让我站。零六年大年初三，史永青点名，我不戴牌子，她拿着点名的板子照我脸上重重的抽了一板子，把我的脸抽的通红。我说：“你象个人民警察吗？你配做人民警察吗？你动手打我，我会控告你。”后来我也真的控告过她。

五、逼做早操的迫害

20

面扯不出来，痛不欲生，导致体内有液体从肚脐眼喷出来。邪恶的恶警就是用这种极其残忍下流的迫害，使二十多个大法学员被迫干着奴役的劳动。同时她们都是被包夹抓着手，架着胳膊写“三书”的，她们真是生不如死。

九月份七一队只剩六个人，我走之后只剩下五个人。十月份听说他们再次向刘丹下毒手，又逼她生产，转化，据说刘丹已被迫害的生命垂危。

四、戴牌子迫害

一进劳教所，恶警就把写上大法学员的名字的牌子（即劳教学员的牌子）强行戴在学员身上。我想我是大法学员只戴法轮章，戴什么牌子。

十月底七三队撤消，并到七一队去了。那里的夹控要给我颜色看，说什么一定要把我“调教”好。每天都用牌子来迫害我，折磨我。这个谈话，那个威胁，如夹控袁建荣，刘子英，陈蔓莉，王芳，陈雪妹等，一会要你站，一会要你坐，一会不让洗漱，一会不让你上厕所，名堂挺多。牌子仍是夹控夹在我身上，我常常把它扔掉，他们捡起来又别上。到了十二月左右，我和曾丽萍干脆把牌子扔了，曾丽萍说：“只要我还有口气，谁也莫想把牌子戴在我身上。”她把牌子扔到窗户外边去了，夹控把门堵着，不准我们上厕所，其实不让人上厕所就是不让人吃喝。它们也不让人洗漱，就是要置大法学员于死地。

19

每天早晨劳教所规定劳教学员要做早操，我不是劳教学员，我不做操。七三队、七一队大法学员几乎都没做操，但他们规定我们在夹控做操时，要站起来。平时他们也这么宣布着，但我们都坐着不动，也就算了。大概是零五年七月十八日，恶警李琛值班，她命令所有的大法学员都要站起来，我坚决不站起来。就在这天，隔壁房间的朱桂林（大法学员）也没站起来，被夹控拖出去打骂的很厉害，她绝食抗议对她的迫害。绝食七十多天，几次迫害性灌食差点死过去，奄奄一息。后来同修不忍心让她把命丢在这里，劝她吃饭。现在身体慢慢恢复了一些。

六、不准坐床

劳教所规定大法学员不能起早床，只能按时起床。有一天我睡不着，早上五点多钟坐起来了，这一下就象原子弹爆炸一样，把整个七三队炸开了，郑霞骂夹控，夹控围着骂我。我想这算个什么事，人睡不着就在床上坐一下，犯了个什么法？况且他们岗哨林立，一会看手是怎么放，一会看盘没盘腿，大法学员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不说，还这么骂我，道理何在？我不管它们怎么骂，我照样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坐起来发正念，背法。为了减少恶警对夹控的压力，我出面，口头反映我的要求，现在每天要我睡十多个小时，我睡不了，睡了对我身体健康没有好处。我要提前起床，后来他们也就没说

21